

正
确

的
空
话



谢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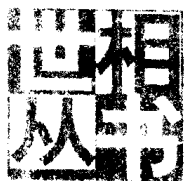
LIAONINGHUABAOCHUBANSHE

辽宁画报出版社

著

正确的空话

谢云 著



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正确的空话/谢云著. - 沈阳: 辽宁画报出版社,
2001. 9

(世相丛书)

ISBN 7-80601-442-X

I. 正… II. 谢…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1) 第 062258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数: 23 千字 印张: 11.75

印数: 1—2000 册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梅 菊 宾 屹 责任校对: 赵子衡

封面设计: 黄 喆

版式设计: 吉 吉

定价: 23.80 元

NACTS/01

一月一本畅销书工作室
畅销书书目

第四重门

——品味韩寒

赵丽蓉：优雅的行走

知识贫乏是危险的

知识网络

超越下一次浪潮

亚洲新一代

——2001《财富》论坛香港年会

○中国廉吏丛书

德吏房玄龄

直吏魏征

清吏范仲淹

锐吏王安石

烈吏于谦

劲吏林则徐

智吏沈葆楨

明吏耶律楚材

一月一本畅销书工作室
畅销书书目

全球理想

——新经济与21世纪

最后的突破

——中国“入世”全程纪录

中国人的汽车时代（大型画册）

喧嚣的经典（二版）

——王朔：口诛的浪漫

造就老板

思维盛宴

WTO 拥抱中国

笑 神

——赵本山传

自由的代价

——走出幽禁的张学良

女性与法

女性与文学艺术

女性与宗教信仰

女性与性权力

女性与科学技术

女性与社会权力系统

女性与跨文化交流

目 录

自序·····	1
“阔”与脸的变化·····	3
戒石铭·····	6
也说“难得糊涂”·····	9
早叫的公鸡·····	12
鼠与器·····	15
“印象学”考·····	17
名人、名家与名篇·····	19
正确的空话·····	22
“我们”又怎样？！·····	25
附：“我”与“我们”（萧乾）	
《“我”与“我们”》的下文（林放）	
悲“弃儿”·····	31
听话引来的话·····	34
两个白居易·····	37
围墙·····	41
说“失身”·····	44
鲁迅的自我解剖精神·····	48
一幅名画的遭遇·····	51

目 录

两首古民谣·····	54
“崇高”的道德与“渺小”的法·····	57
乐甚，苦甚，皆大欢喜·····	60
传记的生命·····	63
失误的价值·····	66
乱谈“钱”·····	68
利弊篇·····	72
是非经·····	75
便做“苍蝇”又何妨·····	78
“潜人才”与“显人才”·····	81
我看贾宝玉·····	84
睁眼看自己·····	87
再论睁眼看自己·····	90
三论睁眼看自己·····	92
也说板子与屁股·····	95
“好好先生”三论·····	98
“三此主义”·····	100
说“骗”·····	106
人与言·····	109

③ 目 录

“任之”，“任之”	112
镜子琐谈	115
漫说中国人的名字	118
“过”则必“失”	122
“一字不改”好	125
如此成衣匠	128
郭国之君	131
夜思录	134
话说“身后事”	137
造福者乐何如	143
“走马看花”话得失	145
柔石皱眉	148
“混之”法	150
为朝云一辩兼谈拍马	153
崔佑甫用人法	156
“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159
翻箱底	162
“可畏甚矣！”	165
意识输入法	167

目 录

干的、看的、喊的·····	169
搭配·····	172
西装、文明及其他·····	175
我们那时候·····	178
“读杂文”三忌·····	181
处妒·····	184
人变“小”了? ·····	187
词条新编·····	190
我的“搬家史”及其联想·····	193
我就是我·····	196
修饰语的贬值·····	198
提倡这样一种反批评·····	201
囊萤·凿壁·随月光·····	204
夏日话蚊·····	207
修改过去·····	210
说“教”·····	213
李世民这面镜子·····	216
尊重民间思想者·····	219
奴才的语言·····	224

目 录

“深化改革”这个筐·····	228
从马寅初的那个夜晚说起·····	231
笔墨官司·····	241
一种“稳定观”·····	247
孙中山谈太平天国的失败·····	250
“老票证”的话题·····	253
从“逼民致富”到“逼民致穷”·····	257
不合脑袋的“帽子”·····	261
任人评说·····	264
批评精神——文艺作品中的钙·····	268
“删除”的思索·····	272
读《围湖叹四绝》·····	274
黄河生事件·····	276
说“挂名”·····	280
睁眼说瞎话·····	282
“奇文”莫湮灭·····	285
失败与腐败·····	287
鸦片战争中清廷的阿Q相·····	290
为人作嫁的痴情·····	293

目录

选家难当	296
能与不能	298
也说紧箍咒	300
土地不会说话	302
呼唤新的笔记文	305
漫说题画诗	308
书缝偶窥 (八则)	312
预见	
碰硬	
笔底功夫	
英国政府败诉	
梁启超为“五大臣”捉刀	
从“喊万岁”说起	
关于彭和尚	
“一个小指头”的故事	
零思碎想 (十八则)	323
不以异为非	
“丑”的可比性	
最可怕的腐败	
“人均”的背后	

目 录

仅仅“记住”是不够的

“请下达文件”

关于左撇子

话不在多，要在无物

换一个角度看

“禁止游泳”

宪法是不是个“法”

弱者？祸水？

尊重人

素质

农民的地位

救救第一把手

同胞意识

报纸不朽

道听途说（五则）…………… 338

拒收贺礼

“枕边风”吹走腐败风

碰伤小孩

评议干部

灭火

随想录（五十五则）…………… 346

自序

邦有道则庶人议，庶人议则邦有道。这几年杂文的发展虽也有过起伏波折，但总的说是日见其兴旺了。随之而来的，是有关杂文的功能、时代特征、艺术表现等等的议论，也逐渐多了起来，这是极好的现象。但在我，大抵只是有话想说，而又自以为这些话可能有益于世道人心和社会进步，而且并非全是陈言套语的，便写了出来，很少考虑是否符合论者的尺度。如果说此外还有一些什么要求的话，便是力求文与人，言与行之间，不要背离得太远。

虽说杂文也可用于歌颂，但就其主要功能而言，恐怕还在于揭示和抨击社会上丑恶和落后的东西，以促其死亡。扶正祛邪，祛邪，正是为了扶正，实际也就起了扶正的作用。灭虫锄草与浇水

施肥，对于植株的茁壮成长，都是不可缺少的。

但这就出现了一个杂文作者的文与人、言与行之间能否一致的问题。杂文作者虽非什么领导者、教育者，但他的文字既要祛“邪”，他的为人，便理应比较的“正”，这才有道义的力量。“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杂文作者不能学那些假道学、伪君子的样。我自知缺点甚多，而又要执笔为文，这就产生了矛盾。我的办法是“有所不为”。这“有所不为”，大致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不自己打自己的嘴吧。譬如说，如果自己偷了东西，就决不指着别人的鼻子骂他是贼；如果自己削尖了脑袋钻营什么官位，也决不堂而皇之地去指斥别人是“官儿迷”。这是一种藏丑法，自然并不神圣，但至少可以心安一点。二是凡自以丑恶并加以攻击了的行为，自己以后便特别注意加以检点和约束，不去做那样的事，以免被人指着背脊并投过来轻蔑的冷笑。

至于对旧思想、旧意识、旧习惯的批评，却没有那么多的考虑。因为，我觉得，杂文作者只要不以圣人自居，并愿审视和改造自己的灵魂，当他把笔尖指向社会的时候，实际上也正是在荡涤自己心灵里的尘垢。如果一定要自己一尘不染，那就只好大家搁笔。

编完这本集子，我希望以后自己能有所长进，除了作文以外，还包含着做人。

是为序。

“阔”与脸的变化

“一阔脸就变”，鲁迅先生的这句诗，是讽刺旧中国那些反动军阀政客的。说是讽刺，其实也是写实。但这“一阔脸就变”的，却也并不限于当年的军阀政客之流。陈涉是个农民，后来造反称王，阔起来了，往年的穷朋友来看他，说了几句昔日故事，他不但变了脸，而且竟砍了人家的脑壳。阿 Q 只是进城在白举人府上帮了几天的忙，靠“三只手”发了点小财，回到未庄，那脸竟也变了，碰到王胡，居然照着他后颈窝直劈下去：“嚓！”所以，脸随阔变，实在是旧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自然，人阔了，而脸始终不变的人也是有的，那便被称为不以富贵骄人的贤者。

一个人阔起来了，不但他自己的脸可能变，别人的脸也往往会随着发生变

化。苏秦出游，穷困而归，遭到一家人的讥嘲，及至身佩六国相印，再次还乡，便出现了“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待取食”那样的情景。《儒林外史》里，范进向丈人胡屠户借钱去乡试，遭到一顿臭骂：“象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及至他中了举人，胡屠户却说：“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其实这位贤婿的品貌并未变样，变得快的只是泰山大人的嘴脸。“贫居闹市无人识，富在深山有远亲”，从阔起来了的人的眼睛看来，也不免会感慨系之的吧？

“一阔脸就变”与“遇阔脸就变”，虽同为变，但其形式和内容并不一样。前者升起的是骄横之气，后者现出的却是谄媚之相；前者变得颐指气使，后者变得恭谦柔顺。然而这两者之间却又有着联系。那阔人的“脸变”与那些并未阔起来（但心里多半是想阔的）的人们的“脸变”，实在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鲁迅在一篇文章中引用《笑林广记》一则有关金老鼠的笑话以后说：“有图金牛者，不但金老鼠，便是死老鼠也不给。那么，此辈也就连生日也未必做了。”实在是对于那些并未阔起来的人们的一种箴言。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阔人是越来越多了，一则，虽说老在强调精简机构，而官人却似乎总在不断增加；二则，发了起来的人更是日渐其多。对于这些阔人，心存妒忌，犯红眼病，固然要不得，但“见阔脸就变”，马上卑躬屈膝，胁肩谄笑，却不免使人恶心。某些市长、县长一类的官儿，也算侧身于阔人之列了吧，但一遇财大气粗的大款，

甚至且愿像狗一样被呼来唤去，俯首听命，更是为人所不耻。官傍大款，大款傍官，无非都是见阔脸就变，端的只看谁更阔些而已。

阔人之所以能阔起来，虽各有其道，甚至有用大把银子买来的，但就总体而言，得承认他们在德才两方面或某一方面确有些过人之处。但一个人决不能因为阔了，便方方面面立刻随之变得完善起来，例如他可以是优秀的领导者或企业家，却难以马上成为著述家，书法家。而那些见阔脸就变的人，却积极张罗着为他们出版著作，请他们到处题字。有些原本不错的阔人，也往往在这些阿谀吹捧的包围中，忘乎所以，以为自己真的如何了得，终于被人在背后指着脊梁骨说三道四，更严重的甚至从“阔”的宝座上摔了下来。

为原本不错的阔人计，还是离“见阔脸就变”之徒远点为好。